

君走我不留

〔西班牙〕 科林·特莉亚多等 著

JUN ZOU WO BULIU · NÜF ANGKE · LU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JUNZOUWOBULIU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君走我不留

〔西班牙〕科林·特莉亚多 著

尹承东 译

CORIN TELLADO
NO TE RETENGO

EDITORIAL BRUGUERA, S. A.

1981

责任编辑:李宇宏

封面设计:李欣

君走我不留

Jun Zou Wo Bu Liu

[西班牙]科林·特莉亚多等著

尹承东等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1 4/16·插页 2

字数:22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18

ISBN 7-207-00617-9/1·108

定价:3.6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科林·特莉亚多、阿尔瓦雷斯和德利维斯的三部中篇杰作。

《君走我不留》通过纯洁少女迪特悲欢离合的曲折畸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德沉沦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无形创痛和巨大冲力。

《女房客》通过一桩罪恶的制造假币案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和肮脏。

《路》以小主人公达尼尔的活动为主线，描绘了生活在刚刚被文明敲击大门的村庄里的人们的追求、梦想。

这几部作品题材不同，风格迥异，但各有千秋：有的细腻凄婉，催人泪下；有的曲折神奇，引人入胜；有的迂回婉转，感人肺腑。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向您展示西班牙的社会风貌，使您从中获取收益。

译本前言

近年来，我国介绍西班牙文学，多偏重于经典作家，如塞万提斯、加尔杜斯、伊巴涅茨、巴拉西奥斯等，这无疑是必要的和可喜的。但对其当代文学的介绍，尤其是“战后小说”的介绍，却不似介绍拉美“爆炸文学”那般热心，这大概是因为在我国拉美文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见解：“西班牙战后尚未出现一部可以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这类作家的杰作相媲美的小说。”的确，本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文学突然崛起，引起了整个世界文坛的瞩目，影响深远。然而，照我看来，西班牙文学从50年代开始，以卡米洛·何塞·塞拉、卡门·拉福雷特、米格尔·德利维斯、安娜·玛丽娅·马图特和胡安·戈伊蒂索洛等一

批优秀作家为代表形成的“战后小说”新潮流也是不可小觑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辑了这本中篇小说集，收入了米格尔·德利维斯的《路》、科林·特莉亚多的《君走我不留》和路易斯·戈麦斯·阿尔瓦雷斯的《女房客》。

我不想对这三篇作品作具体的分析，因为我相信，凡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读后自会有自己的感受，获取应有的收益，从而得出恰当的结论。我只是想把这三位作家作一简单的介绍，因为他们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尚是陌生的。

米格尔·德利维斯是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西班牙多产小说家。从194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起，至今已陆续出版了《依旧是白天》、《路》、《猎人日记》、《跟马里奥在一起的5个小时》、《溺死者的寓言》、《我们祖先的战争》和《卡约先生有争议的选票》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除此之外，还著有散文集《在南风中午睡》和《卡斯蒂利亚的故事》以及游记《一个小说家发现美洲》和《美国与我》。前不久去过西班牙的我国西班牙文学研究工作者李德明和赵德明同志认为德利维斯称得上是当今这个国家的头号作家，我本人十分赞赏这一意见。也正因如此，更觉得我国至今对这位作家介绍如此之少——只见过他的短篇译载在杂志上——实在是一件憾事。《路》是他的中篇力作之一，我们想以此抛砖引玉，切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德利维斯作品的中译本问世。

科林·特莉亚多是专门写爱情感伤小说的西班牙女作家。就世界声誉而论，我看她比德利维斯毫不逊色。她自17岁发表处女作《有伤风化的打赌》以来，至今已出版三千多部

小说,而且这些小说不仅在西班牙出版,同时也在美国和拉美诸国出版,印数已达到难以统计的地步。有人说她象中国的琼瑶,我觉得她比琼瑶想象力更丰富,编织的爱情故事更多姿多彩。我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前国际笔会主席、秘鲁大文豪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非常崇敬她,称她为女巴尔扎克,不仅早在他的巴黎时代就开始阅读她的作品,而且还亲自登门拜访,为她写小传。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计划写他的爱情巨著《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有位朋友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你想同科林·特莉亚多一争高低吗?”马尔克斯回答说:“试试看吧,我还不敢说我会胜利。”由此也不难看出科林·特莉亚多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我想,我国曾出现过琼瑶热,倘若我们系统地介绍一下科林·特莉亚多的话,再出现一次“特莉亚多”热并非是不可能的。

至于路易斯·戈麦斯·阿尔瓦雷斯,只知道他是个兴趣广泛的人,文学只是他的爱好之一。也许《女房客》是他的唯一一部作品。不过,就是这一部唯一的作品,却使他一鸣惊人,在西班牙被公认为难得的佳作。它不仅故事生动,有如我国的章回小说那般带有传奇色彩,而且手法奇特,处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读者只要一拿起这本书,就会完全融化到故事中去,不将它读完绝不罢休;读完之后,还会长时间地沉浸在美好的回味之中。

尹承东

1987年11月22日于北京

目 次

译本前言

1. 君走我不留

[西班牙]科林·特莉亚多 著

尹承东 译

103. 女房客

[西班牙]路易斯·戈麦斯·阿尔瓦雷斯 著

朱景冬 译

185. 路

[西班牙]米格尔·德利维斯 著

李德明 译

君走我不留

[西班牙]科林·特莉亚多 著

尹承东 译

1

医生的问话是生硬的。那一尴尬气氛的出现，不仅仅由于妇科医生对她的问话生硬、简短和冷淡，也由于她回答时同样是简短而冷淡的。

“您结婚了吗？”

“没有，我是独身。”

“好，好，”医生让他的眼镜稍稍往鼻梁

上滑了滑，透过眼镜架以带点轻蔑的目光望着她，“那么说您尚未结婚了。”

迪特·莫拉雷斯意识到她面前的人是个守旧派，一个医生在这类事情上如此表现，说明他是不通人情的。

不过，她并不把此事看得过重。

也许正因如此，她没有正面回答医生的问题，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表明他的话是对的。

“那么，您怀孕了。”

当然，这完全可能，她到这个诊所来，正是要解决一个疑问。如今她的疑问已被证实，医生自然会说出这种话。

对事情要冷静处之。

因为，她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让孩子生下来；要么，当机立断，扼杀那个小生命。

不用说，这后一种选择不宜在那儿实行，因为那个医生是她偶然选择的，不适合处置一个象她这样的姑娘的事。再说，想到她会选择堕胎，医生也不会答应同她合作。

不过，有另外可以合法流产的地方。此外，是让孩子生下来还是扼杀那一条生命，她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

虽然她的怀疑被证实了，但这并不使她感到意外，尽管她同达耐·多明戈发生关系是出于偶然。

“好，谢谢。该付多少钱？”

她在屏风后面穿上衣服。医生依旧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注视着她从屏风上方露出的那张阴沉沉的面孔。

“您想要这个孩子吗？”医生不高兴地问她。

她穿完了衣服。

一件洁白的线外套。一件粉红色的衬衫。一双黑亮的高跟皮鞋。

她，高高的个儿，身材苗条而纤弱，是个迷人的女子。

“她的衣着是第一流的。”医生想。

她戴在一个手指上的戒指在那只细嫩的手上闪光耀眼，同她精心修过的长长的指甲相映成趣。

至于她的脸蛋，比一种单纯的美更为诱人。她一头红发，蓝色的眼睛，直鼻子，一张嘴巴相当大，那充满性感的双唇下包着两排几乎完美无缺的牙齿。

那张面庞对医生来说是熟悉的，而衣着和发饰却不然。

当然，找他来就诊的有许多女人，那个姑娘很可能从前已光顾过他的诊所。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迪特站在桌子前，只用一个手指按着桌子说道。“该付多少钱？”

医生看了看他面前的卡片。

“您给我的是您自己的名字吗？”

“这有关紧要吗？”

“我的卡片……”

“请告诉我该付多少钱，我们到此为止了。”

“如果您要堕胎，我可以告您。您要明白，这事我会知道的。”

对待某些事情，迪特是很有耐心的，对待另一些事情，则完全相反。听罢医生的话，她打开手提包，取出几张一千比塞塔一张的钞票放在桌子上。

“如果您愿意收，就把钞票拿走；如果不愿意，就放在那

儿。午安！”

“请等一等。”

“不！我来此是让您诊断的。您为我做了我要求的检查，您的任务完成了。”

她没等医生回答，把钱留在桌子上走了。医生想留住她，但又想没这个必要。姑娘不是个新手，不会轻易被压服。介入这件麻烦事不值得，他也没这个意思，再说，那些钱也足以使他不去声张了。

因此，他让姑娘走了。他稍加踌躇，拉开抽屉把钱拖进去，随即又关上。尔后，他按了按铃，让另一个病人进来。

与此同时，迪特·莫拉雷斯离开走廊，穿过楼梯平台，泰然自若地走进电梯。

达尉怒气冲天，因为那一天一切都不顺利，好象这还不够，刚才有人又告诉他，迪特给他打过电话。

显然，事情不妙。

他已做好一切准备到马维利亚去。

他的装备已经齐全，旅行篷车肯定也已准备就绪，等待出发。

还好，他将乘他的“兰西亚”轿车走在后边。

“我对她怎么讲呢，达尉？”

达尉叼着烟斗，紧紧用牙咬着。

他摆在床上的箱子敞开着。

箱子里放好了一切。

从衬衣、游泳衣到潜水面具和鸭蹼。

自然，还有卫生用品、手提箱、内裤、长短裤，而外套却只有一件。

一条领带和一件象样的衬衫。

“请告诉她，我去马维利亚时顺便到她家去。可是，我只五分钟的时间。”

“好的。”

达尉继续做他的事情。

他向周围扫了一眼。

他不认为还需要什么东西，就是说，他带上了必需的一切。马德里太热了，到马维利亚去，顺便去执行一个有意思的合同，这是很值得的。

但是，大概两天之后要开始拍摄。

这将使他繁忙不堪，疲于奔命。

两个月没有干活，突然一下子工作从四面八方涌来，又加上迪特的事。

迪特是个很好的姑娘，可是……是不是有点过分雄心勃勃了？

好吧，这是可以容忍的，他自己也是雄心勃勃的。

不过，他认为他的事业需要这样。

同样，迪特的事业也可能是需要雄心的？不是吗？当然，没有雄心将一事无成。迪特可能会做出一番事业的。

假若他拿出诚心的话，他是可以在他拍摄的影片中为她找到一个角色的。可是，不，迪特不行。她既不想唱也不想作临时演员。如果有一天迪特成功的话，她将成为明星。她也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话剧演员，不过，事情并非轻而易举，西班

牙可不是制造偶像的场所。

嗯！

米盖尔出现在他的面前。

“她说她等您。她不知道您要去马维利亚。”

达尉停止了往箱子里放东西，他把箱子合上了。

接着，他把钥匙装进牛仔裤口袋，用手背擦了擦顺着前额从头发根下流出来的汗水。

“我昨天也不知道。”达尉疲惫地坐到床上，胳膊支在箱子上，不高兴地嘟哝着。“你没告诉她是昨天人家才要求我去配乐的，对吗？”

“对，最后才定下来的。”

“你是否也告诉了她，为这个影片配完乐后，我还答应了到意大利去为另一影片配乐？”

米盖尔耸了耸肩膀。

“我是什么人，敢去介入你的事？更不要说去干预你的计划了。”

“好吧，好吧！要把所有这些东西搬到汽车上去。不过，先给制片厂打个电话，问问旅行篷车是否出发了。”

“旅行篷车已载着全部器材上路了。一切有关的人都接到通知，明天上午抵达马维利亚。”

“我想不缺什么人了。”

“按您的要求，不缺了。可是，希尔维娅问我她是否可以与您同行？”

达尉半闭上了他那双美丽的眼睛。

那个希尔维娅是个极妩媚动人的姑娘。

为他的配乐，她会唱得相当出色，而且，当一个男人愿意的时候，就可以同她睡觉。她对事情没有任何损害。

可是，约会，不行。

另外，当他把车停到她家旁边时，迪特有可能会看到她。并非是迪特嫉妒或者会做出愚蠢的事。不是这样。可是……应该尽量把事情处理得圆满些。

假若一切顺利的话，事情会延长下去，赚得好多钱。先是在马维利亚，而后是在意大利……墨西哥……人家建议他为墨西哥电视做点儿重大的事情。

西班牙美洲有可能成为收入和经历的泉源。而且顺便……为什么不呢？把和迪特·莫拉雷斯的事搁置一段。

他抬手抚摸着他的漆黑的头发，搔了搔毛茸茸的脖子。

“你告诉希尔维娅，让她乘飞机，坐火车，或骑自行车走。总之，如果她想参加配乐的话，明天早晨我要在马维利亚见到她。”

米盖尔马上照他的话做了。

达尉把关好的箱子从床上拿下来。他听到他的助手在打电话，估计是跟希尔维娅讲话。

但愿如此。

不管他用自己的车带上希尔维娅与否，把这个姑娘搞到手，用不着费太大的力气。世界上有许多希尔维娅。最可悲，天晓得，也许是最妙的是，他喜欢所有的希尔维娅。

米盖尔这时走回来说道：

“她觉得哪样去都不合适。”

“那就让她留下来慢慢考虑，或者马上去。喂，这些东

西都装到车上去。下去时，请告诉女门房，不要忘了打扫房间，我可不喜欢回来时看到到处都是尘土。”

“您打算很快就回来吗？”

“即使我迟迟不回来，也要把公寓的房间清扫好。比如说，我十年不回来，”他满脸不快地说，“她也知道在哪儿领她的工资。”

他用眼睛扫了扫周围，尔后走出房间。

他是个高大健壮的男子，皮肤黝黑，黑亮的头发乱蓬蓬的，桂皮色的眼睛。他沉湎于女色，是个典型的放荡不羁的人。

是的，他喜欢女人。这是他唯一的弱点。如此而已。他当音乐指挥，也做其它事，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出任电影导演。但是，虽说他有了一定的阅历，还是要从小处入手。他用开始挣的钱买下了那套考究的位于菲律宾大街上的公寓套房。菲律宾大街宽敞、明亮，由于车辆拥挤，颇显喧闹，但房间毕竟是舒适而安逸的。

当然，他买下房子以后，购置了家具，进行了装璜，因为有人这样说过，这些事情是他可以办得到的。

当时，在那儿买一套公寓套房，就象是买下一片原始森林放貂一般。

“一切都好了，”米盖尔返回来，累得气喘吁吁地说，“女门房提醒过了。”

“那么就走吧。”

达尉出了门，走在他的助手前面。

他穿一条牛仔裤，裤子由于时间久和多次洗涤已经发白

了。一件蓝色短袖衬衫敞怀穿着。宽阔光洁的胸脯上挂着一枚大奖章，它可能象征一位断头台上的殉难者，也可能象征一位被斩首的圣徒。

一转眼，他上了蓝色的最新式的“兰西亚”轿车，抓住方向盘直奔迪特住的公寓。

他至多在那儿停十分钟。

迪特将会明白那个合同意味着什么……

2

迪特独自一人。

她宁可单独呆着。她不喜欢跟她住在一起的同伴梅尔切知道她将对达尉说些什么。

当然，她对自己要跟达尉说的话尚没有十分的把握。

一切都决定于无数的因素。

作事不能匆匆忙忙，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绝望。

生活就是这样，那么也就应该这样对待生活。

随便那个天真的女子都会较她更有眼光。

因为，她不能说是个天真的女子，但也不是一个同男子交往生出孩子，为的是给孩子找到爸爸的机灵女人。

当然不是。

一时的失误是任何人都会有的。她也失误了。如此而已。

应当采取补救办法，尽管她还不知道利用何种形式。